

当代社会舆情研究论丛

丛书主编 喻发胜

突发事件中的 网络情绪研究

周莉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当代社会舆情研究论丛
丛书主编 喻发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突发事件中的网络情绪研究》(项目批准号: 15YJC860043) 资助成果

突发事件中的 网络情绪研究

周莉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发事件中的网络情绪研究/周莉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11

当代社会舆情研究论丛/喻发胜主编

ISBN 978-7-307-20154-5

I. 突… II. 周… III. 突发事件—互联网络—舆论—研究—中国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7449 号

责任编辑:徐胡乡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05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20154-5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网络情绪的概念厘清.....	1
第二节 网络情绪的研究路径.....	7
第三节 网络情绪研究的发展趋势	13
第二章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的生成背景	19
第一节 社会心态形成的新机制	19
第二节 网民基础情绪的新特征	26
第三节 突发事件与情演变的新动态	33
第三章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的表达机制	42
第一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的不同类型	42
第二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表达的载体	48
第三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表达的特征	53
第四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的聚集方式	58
第四章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的阶段性呈现	64
第一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的出现期	64
第二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的高峰期	76
第三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的延续期	84
第四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的消退期	94
第五章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的失控.....	101
第一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失控的原因.....	101

第二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失控的表现·····	112
第三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失控的影响·····	120
第四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失控的防范与应对·····	130
第六章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的引导·····	137
第一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引导的关键要素·····	137
第二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引导的理论模型·····	142
第三节	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引导的现实路径·····	148
案例研究·····		155
案例一	文化差异中的网络情绪表达 ——对 YouTube 中“巴黎暴恐”事件的网 络情绪分析·····	155
案例二	公共政策对网络情绪的影响 ——股指震荡中的微博情绪分析·····	175
案例三	自然灾害中的网络情绪表达 ——以 2016 年武汉特大暴雨事件中的微 博评论为例·····	190
参考文献·····		210

第一章 绪 论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近年来突发事件的舆论传播越来越表现出“强情绪、弱信息”的特征。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尽管媒体报道数量巨大,网络情绪仍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认知、态度,甚至行动。更值得关注的是,突发事件中的网络情绪往往具有后续的、更深层的影响,个体的、碎片化的情绪迅速转变为群体的、典型的心理,并最终沉淀为广泛的、稳固的社会心态。在此背景下,网络情绪引导逐渐成为突发事件中舆论管理的重点,同时也进一步成为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网络情绪具有复杂的内部特征和表达方式,加之学科视野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在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研究中,网络情绪往往作为网络舆论的组成部分而缺乏独立的地位。因此将突发事件中的网络情绪从宽泛的网络舆论中剥离出来,对其生成、扩散及影响进行研究,不仅在理论视角上更为集中,而且对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更具现实针对性。

第一节 网络情绪的概念厘清

情绪的定义和测量一直是传统情绪分析的难点,而网络情绪内涵丰富、表现方式复杂的特点更加大了对其定义的难度。在对网络情绪进行认知的过程中,研究者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情绪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另一方面也根据网络情绪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范式的转变,特别是在网络情绪的测量上,显示出与传统情绪研究的显著差异。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对网络情绪进行的交叉研究,提升了研究的水平和层次,但由于网络情绪在表达方式、

结构类型和影响层次上的复杂性，目前各学科对其内涵的界定尚未达成一致。

一、复合型的网络情绪表达方式

由于表达介质和调动方式不同，网络情绪表达呈现出与传统情绪较大的差异，这是认识和界定网络情绪这一概念的基础。传统情绪大多是刺激在心理和生理层面的直接反应，而网络情绪的表达则较为间接，主要依靠网络文本表现，因而语义分析成为网络情绪研究新的切入点。突发事件背景下，网络个体的情绪表达迅速、形式多样，构建基于语义分析的突发事件网络情绪词典是准确解读复合型网络情绪内涵的合理方式。此外，网络情绪的数据样本量巨大，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由此成为必要的分析手段。由此可见，细致全面的数据采集和科学化的数据分析成为准确把握网络情绪内涵的主要途径。网络情绪复合型的表达方式决定了其在呈现特点和计量方式上都与传统情绪存在诸多差异。

表 1.1 传统情绪和网络情绪的表达差异

	传统情绪	网络情绪
载体	具体的个体展示	抽象的文本载体
表现类型	个体化、单一型	群体化、复合型
呈现方式	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	文本语言、表情符号、图片、动画、视音频等
特点	可视化、直接化	内隐化、间接化
计量方式	情感诱导、情绪量表、机器测量	文本测量(大数据挖掘、情感日记等)
学科基础	心理学、生理学、神经学	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管理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情绪表达的个体特征显著，而网络情

绪则具有更强烈的群体性。这是由于网络情绪演化过程中存在强大的情绪感染机制,网络技术的实时性和开放性成为网络个体随时随地进行情绪传递的基础,网络个体几乎不可能在浩瀚的网络信息海洋中“独善其身”。网络个体的情绪传递机制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路径。李良荣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网络空间的舆论存在显著的“前10效应”,即对网络上出现的某些新闻或社会现象,前十位网民的意见和评论决定了后续的数十位甚至成百上千位网民的意见和评论的内容与态度,从而形成网络舆论。^①除此之外,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Stanley Milgram 于 1967 年提出的“六度分隔”理论^②也是佐证网络情绪群体性特征的基本理论之一。在具体的传递行为上,网络个体基于自身的心理基础和对事件关联的认知度,选择不同程度的情绪传递方式,点赞、转发行为作为一种一键式的懒惰社交,因其维护关系的低成本性风靡社交网络,但对社会资本的增加未能产生积极影响;只有配合各种形式的跟帖、评论行为,这一简单的态度表达行为对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才能够产生。^③

二、不同取向中的网络情绪结构类型

在传统情绪研究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情绪结构取向,即分类取向和维度取向,这两种取向在网络情绪研究中仍然存在。分类取向下的情绪研究认为,通过某一标准可以对情绪进行静态的、稳定的分类,各类别之间相互独立。对于网络情绪而言,公众网络情绪表达通常是多种情绪的复合,分类取向中的网络情绪主要描述某一网络环境中的主导情绪。例如,唐超等在对突发事件中的网络情绪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愤怒、讽刺、失望、同情、不信

① 李良荣,于帆.网络舆论中的“前10效应”——对网络舆论成因的一种解读[J].新闻记者,2013(2):50-53.

② 该理论可通俗地阐述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③ 周懿瑾,魏佳纯.“点赞”还是“评论”?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基于微信朋友圈使用行为的探索性研究[J].新闻大学,2016(1):68-75.

任、理性、支持政府 7 种基本情绪;^① Pawel 等认为极端政治论坛中的网络情绪包括同意、反对、谩骂、挑衅、中立、离题、摇摆不定 7 种基本类型^②。基于此,网络情绪在基本类型上继承了传统情绪的分类传统,但网络情绪内化的微妙性和模糊性也增加了情绪基本分类界定的困难。

与分类取向不同,维度取向下的情绪研究重视情绪的方向性和关联性,通过构建情绪模型形成完整的情绪分析系统。虽然维度取向下的情绪研究对于情绪的结构界定更加全面有效,但是基于网络情绪的社会性和复杂性,传统情绪维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网络情绪研究。学者们大多以传统情绪维度理论为基准进行改造以适应各自领域的研究,如 Olson 将“效价—唤醒”模型应用到股票市场周期的情绪特点分析中。^③ 还有一些学者将维度取向与分类取向相结合,在积极—消极情感模型的基础上对网络情绪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例如,Reijo 在对信息分享中的网络情绪表达进行研究时将网络情绪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并指出前者包括感恩、希望、快乐、释放、赞同,后者包括蔑视、嫉妒、害怕、愤怒、内疚、无助、伤心。^④

基于以上分析发现,无论是分类取向还是维度取向,对网络情绪结构类型的研究都未形成相对统一的分类和结构模型。这一方面是由于网络情绪表达方式复杂多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新的技术和传播平台还在不断涌现,时时更新着网络情绪的内涵。对于突发事件中的网络情绪的分类研究,主要运用基于积极—消极情感模型的正向—负向情绪分类。除此之外,网络情绪还可以按照刺激点的不同,分为普通情绪的表达和重大舆论情绪的表达;按照强度的不

① 唐超. 网络情绪演进的实证研究[J]. 情报杂志, 2012(10): 48-52.

② Sobkowicz P, Sobkowicz A. Two-year study of emotion and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a highly polarized political discussion forum[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12, 30(4): 448-469.

③ Olson K R. A literature review of social mood [J]. Journal of Behavioral Finance, 2006, 7(4): 193-203.

④ Savolainen R. Expressing emotions in information sharing: a study of online discussion about immigration[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5, 20(1).

同,分为随意的情绪表达、积极的情绪表达、极端情绪;按照发展阶段和演进过程,分为个人情绪的自由表达、统一社会认知下的趋同情绪表达、情绪博弈后的理性情绪表达等。

在正向—负向网络情绪分类的架构下,正向情绪在社会中的传递和拓展,有利于增强个体的幸福感、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的凝聚力。^①而负向情绪的表达比较激烈,这种情绪较之于积极情绪可以更快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并且在人们大脑中的存在时间更长,但其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消极情绪影响下,人们更易采用系统的信息加工策略,较少地依赖已有的知识结构,并对手头上的细节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②目前我国网民的网络情绪中,正向情绪包括道德感、自豪感和幸福感等,负面情绪则包括戏谑调侃、不满讽刺、厌恶、愤怒、担忧、悲伤等。

三、多层级的网络情绪影响

除复杂的内部结构外,网络情绪概念界定的困难还在于其影响层级不仅跨越了个体、群体和社会多个水平,而且各个层级的影响往往混合在一起,演变迅速、难以控制。基于此,学界对网络情绪影响的研究也表现出多层级的脉络:其一,对于个体层面而言,按照作用层面和水平的不同,此类研究主要分为网络情绪对个体心理的影响和对个体行动意向的影响两类。前者主要运用观察法和设置情绪量表的方法对个体情绪进行研究,其中涉及心理治疗的临床试验^③、情绪对个体自我意识的唤醒^④等内容。网络技术普及后,对

① Fredrickson B L. What good are positive emotions? [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98, 2(3): 300-319.

② Schwarz N. Emotion, cogni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J].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00(4): 433-440.

③ Marik M, Stegemann T. Introducing a new model of emotion dysregulation with implications for everyday use of music and music therapy [J]. Musicae Scientiae, 2016, 20(1): 53-67.

④ 刘慧磊,陈正辉.“情绪唤醒模式”广告对女性意识的影响[J].当代传播(汉文版),2007(5): 82-84.

情绪个体的研究拓展到行为层面,不仅包括情绪的自我评估和理性行为等理论解释,还更多涉及具体的应用和实证研究。代表性研究包括 Bollen 等关于 Twitter 上的情绪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分析^①,郭新华等关于消费者情绪对其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等^②。其二,随着网络技术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增强,网络的动员能力凸显,带来了网络情绪研究的另一种倾向,即重视网络情绪的群体性特征,主要通过基于关系影响的情绪扩散研究来分析网络情绪对群体的影响机制。代表性研究包括 Sobkowicz 等关于社交媒体中政治情绪表达和扩散的研究^③,Chmiel 等对网络情绪感染与传播的指数模型验证^④,赵卫东等对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传播的仿真模型建构等^⑤。其三,随着网络情绪的不断演变,群际情绪之间的相互浸润和对抗以及线下行动的激化扩大了网络情绪的影响范围,使网络情绪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到社会心理共同体的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较前两者更为深刻,可能会形成社会公众对某一对象的普遍心理和认知定式,已经成为网络情绪引导和调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突发事件中,基于个体层面、群体层面和社会共同体层面,网络情绪的演化线索与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的阶段性演化呈现存在内部统一性,这也成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调控的基本框架。个体层面的网络情绪是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生成的最初状态和演化基础,个体层面的网络情绪虽然外部表现简单分散,亦无明显和强烈的内

① Bollen J, Mao H, Zeng X. Twitter mood predicts the stock market[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cience, 2010, 2(1): 1-8.

② 郭新华,夏瑞洁.情绪与消费者行为关系研究述评[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1):71-74.

③ Sobkowicz P, Sobkowicz A. Two-year study of emotion and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a highly polarized political discussion forum[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12, 30(4): 448-469.

④ Chmiel A, Sienkiewicz J. Collective emo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community life[J]. Plos One, 2011.

⑤ 赵卫东,赵旭东,戴伟辉,戴永辉,胡虹智.突发事件的网络情绪传播机制及仿真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5,35(10):2573-2581.

部演化机制,但个体网络情绪在情绪演变各阶段的普遍渗透力,以及其基础原始的情绪状态特征使其成为最具成长性的情绪层次。群体层面的网络情绪是分散的个体情绪基于某种共同认知小规模聚集演化的情绪表达,这类情绪一般出现于事件信息模糊多样、事实不清的网络情绪高潮期,处于情绪关注度和强度的最高峰。群体网络情绪加大围观、瞬时凝聚的特点使其成为网络情绪演化过程中的转折点,这一阶段主导群体的网络情绪从根本上决定着网络情绪此后的演进路径。社会共同体层面的网络情绪是各种个体情绪和群体情绪经过交织演变后形成的较为一致的情绪状态,是一种公共文化体悟下的社交习得,这类情绪涉及网民范围广,影响也更为深刻。社会网络情绪是各种线上情绪状态和线下网民行为相互浸润的结果,事件事实的明晰化使得个体网络情绪的表达更为稳定和一致,是情绪发酵期的重要形式,呈现出整体性和广泛性的特点。

综上所述,近年来网络情绪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但针对网络情绪的专门研究较为分散,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架构。目前相对统一的整合性认知是,网络情绪是公众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基于个体的心理反应和自我认知,针对某一刺激源做出的情感和意见的表达。网络作为公众自由表达意见的平台,网络情绪是网民个体情绪的集合,由于网络公众群体具有数量众多、成分复杂、特征模糊等特点,所以在网络情绪中始终存在理性情绪与非理性情绪的分流和对峙。网络情绪与传统情绪、群体情绪存在明显的承袭关系,但是基于新的情绪演化场域和传播路径,网络情绪呈现出新技术背景下的特殊表现机制,特别是将网络情绪置于突发事件的特定背景下,网络情绪呈现出更为丰富和典型的内容。挖掘和分析网络情绪的本体特点,不仅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网络媒介素养和在公共空间表达的理性程度,而且对于政府针对网络公共舆论的合理引导和科学决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节 网络情绪的研究路径

不同于传统情绪分析,网络情绪研究具有强烈的交叉学科特

色,因此其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甚至在研究范式上都表现出多元化、融合型的特点。目前有代表性的研究路径主要集中于通过语义分析研究网络情绪的类型和效价,通过仿真建模技术研究网络情绪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演化,以及通过关系网络分析研究网络情绪的引导。由于学科视野的分散,沿着这些路径进行的网络情绪研究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研究范式,但这些研究路径为全面观察网络情绪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为本书研究突发事件中的网络情绪提供了多种路径。

一、基于语义分析的网络情绪表达研究

“社交媒体文本资源的挖掘可以探索更加深层的信息,而且对这些资源的准确理解是把握情感的关键。”^①对网络情绪表达机制的分析大多通过构建相关的情绪词典,对某一环境中的网络情绪的基本类型进行多个水平的语义分析,进而准确描述其内容构成和阶段性发展情况。现阶段研究者对情绪词典的构建主要通过自然语义分析,其中存在两种主要的研究策略,即基于知识或语义学规则的语义分析和基于统计学的语义分析。基于知识或语义学规则的语义分析是利用词语语义知识库中定义好的概念及其中间的上下位等逻辑关系,通过计算两个概念在概念体系中的距离来衡量词语间的语义相似或相关度。而基于统计学的语义分析以代数理论、概率论和统计论等数学理论为基础,建立在可观察的语言事实上,认为若想判断两个词语之间的语义相似或者相关,必须将它们放置于相似或者相关的上下文环境去考察。这就为网络情绪表达机制的研究提出两个要求,即必须将网络情绪文本放置于相似含义和特定语境中综合认知,这两者也逐渐成为提高网络情绪测量精度的重要指标。

网络情绪的表达机制研究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网络情绪本体的

^① Chatzakou D, Vakali A. Harvesting opinions and emotions from social media textual resources[J]. IEEE Internet Computing, 2015, 19(4): 46-50.

匿名性和非接触特征,还体现为情绪的传递和互动对个体心理的作用。基于此,网络情绪的表达机制研究大多有心理学的学科背景,目的是探究主体心理对情绪表达的影响。现阶段对网络情绪的表达研究表现出两大趋向:一种以网络情绪表达主体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不同主体的表达特点,“情绪主体内在的需求会对复杂情绪的选择性表达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个体的情绪管理主要基于通过需求满足的情绪修复机制”^①。这一领域不仅涉及一般主体的网络情绪表达研究,例如,Pettit 基于情绪主体的人口统计学属性对网络社交媒体中的情绪进行研究^②,还包括一些专业领域或特殊群体的网络情绪表达研究,例如,Robertson 等指出社交网站中网民在表达政治观点时,认知性评论普遍多于情感性评论^③,而“Twitter 用户在网络空间中正向情绪的表达明显受到季节性自然节律调整的影响”^④。

此领域的另一种趋向是以网络情绪表达机制为研究对象,涉及主体心理和新技术特征等影响因素的研究。在主体心理方面,Lottridge 等人深入研究个体情绪的演进过程以及对情绪主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机制,“不同效价的情绪表达会引发不同的群体意识和行为”。^⑤ 新技术带来网络情绪表达的特殊性,社交网站中正在形成

① Reinecke L, Tamborini R, Grizzard M, et al. Characterizing mood management as need satisfaction: the effects of intrinsic needs on selective exposure and mood repair[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 62(3): 437-453.

② Pettit A. Identifying the real differences of opinion in social media senti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 2013, 55(6): 757-767.

③ Robertson S P, Douglas S, Maruyama M, et al. Political discourse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entiment, in-group/out-group orientation and rationality[J]. *Information Polity*, 2013, 18(2): 107-126.

④ Golder S A, Macy M W. Diurnal and seasonal mood vary with work, sleep, and daylength across diverse cultures [J]. *Science*, 2011, 333 (6051): 1878.

⑤ Lottridge D, Chignell M, Jovicic A. Affective interaction understanding, evaluating, and designing for human emotion[J]. *Reviews of Human Factors & Ergonomics*, 2011, 7(1): 197-217.

的情绪文化与网络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网络技术普及的不同阶段会影响网民在技术使用过程中不同的情感体验”^①。例如, Savolainen 以有争议性的移民话题为例,探究网民如何在信息分享中表达情绪,并指出不同的评论平台存在不同情绪表达的倾向性。^②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频繁地使用批判性评估是网络用户的情感表达方式和特点之一,所以网民的情感互动过程虽然有波动,但表达总体上是趋于稳定和理性的。^③

二、基于仿真建模技术的网络情绪演化研究

网络情绪并非个体情绪的单独存在,而是在社会交流和互动中不断演化的结果。所以,网络情绪的演化机制研究不再局限于个体心理,而是将其置于社会互动的体系中。这类研究存在明显的社会学背景,这是因为网络情绪的演化基于情绪的社会化传播,受到关键信息、节点人物等网络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且基于社会学视角对情绪的聚合与分化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例如结构平衡理论、群际情绪理论等,为网络情绪演化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了更好地呈现网络情绪动态化的互动机制,对网络情绪演化的研究主要基于模型建构,对情绪传播的时序趋势和关系网络进行拟化,力图厘清网络情绪演化过程中的历时性、互动性和变异性特征。首先,对于网络情绪的历时性研究, Hidalgo 等讨论了网络虚拟环境中的情绪演变机制,并对网络集体情绪不同演化阶段对公民

① Kohl M M, Gotzenbrucker G. Networked technologies as emotional resources? Exploring emerging emotional culture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such as Facebook and Hi5: A trans-cultural study[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4, 36(4): 508-525.

② Savolainen R. Expressing emotions in information sharing: A study of on-line discussion about immigration[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5, 20(1).

③ Wang C J, Wang P P, Zhu J J. Discussing Occupy Wall Street on Twitter: longitudinal network analysis of equality, emotion, and stability of public discussion[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 Social Networking, 2013, 16(9): 679.

生活的影响进行探究。^①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赵卫东等针对突发事件的网络情绪传播机制进行的仿真研究^②,黄卫东等基于网络舆情话题进行的情感演化研究^③都是代表性研究。其次,网络情绪与社会各部分的联系是双向的,网络情绪的演化也有预测的功能,在社会系统中存在明显的共时互动关系。网络情绪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就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除上面提到的 Bollen 等人外,赖凯声等人也对大众网络情绪与中国股市的关联性进行长期的关注和研究^{④⑤}。再次,网络情绪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极端现象是情绪演变的关键节点,集中反映了网络情绪的变异性。具体包括网络集群行为和极端对峙等内容,代表性研究包括乐国安等人对网络集群行为生成机理的探究^⑥,Sobkowicz 等人关于极端政治论坛中网络情绪演变的跟踪和分析等^⑦。

三、基于影响关系分析的网络情绪引导研究

网络情绪的引导研究是相关共时系统中的关键内容和重要研究诉求。这一研究方向融合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视角,其现实

① Hidalgo C T R, Tan E S H, Verlegh P W J. The 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SSE)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 case study in Live Journal[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52(C): 364-372.

② 赵卫东,赵旭东,戴伟辉,戴永辉,胡虹智.突发事件的网络情绪传播机制及仿真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5,35(10):2573-2581.

③ 黄卫东,陈凌云,吴美蓉.网络舆情话题情感演化研究[J].情报杂志,2014(1):102-107.

④ 赖凯声,陈浩,乐国安,等.情绪能预测股市吗?[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11):1770-1781.

⑤ 赖凯声,陈浩,钱卫宁,等.微博情绪与中国股市:基于协整分析[J].系统科学与数学,2014,34(5):565-575.

⑥ 乐国安,薛婷.网络集群行为的理论解释模型探索[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116-123.

⑦ Sobkowicz P, Sobkowicz A. Two-year study of emotion and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a highly polarized political discussion forum[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12, 30(4): 448-469.

意义十分突出。网络情绪的引导和调节研究不仅涉及个体情绪调节,还包括情绪背后复杂网络环境的介入,这是网络情绪引导和调节研究的两大主要线索,也是对前期研究视野的扩大和发展。

在个体情绪的自我调节方面,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内部发展的重要内容,将情绪调节定义为“个体情绪的产生和定型,以及个体如何感知和表达这些情绪的过程”。^① Thompson 等也指出“情绪调节是个体个性发展的核心内容,也能准确地反映个体的心理反应和社交状态”。^② 这一研究方向的成果包括 Reinecke 等提出的选择性接触和情绪修复理论^③,以及 Göritz 和 Verheyen 等对网络中个体情绪的唤起和内部调节的相关研究等^{④⑤}。在网络情绪环境的引导和调节方面,精准的情绪数据采集是对网络情绪进行合理引导和调节的基础。代表研究包括 Dionne 等提出的以 3R(Retrospective、Relatedness、Reconstruction)为核心的网络情绪实时采集模型^⑥,Agnieszka 等提出的以时间间隔变量为基础的二维模型^⑦

① Gross J J, Levenson R W. Emotional suppression: physiology, self-report, and expressive behavior[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3, 64(6): 970-986.

② Thompson R A.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family[C]. *American Control Conference. IEEE Xplore*, 2007: 6336-6341.

③ Reinecke L, Tamborini R, Grizzard M, et al. Characterizing mood management as need satisfaction: the effects of intrinsic needs on selective exposure and mood repair[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 62(3): 437-453.

④ Göritz A S. The induction of mood via the WWW[J]. *Motivation & Emotion*, 2007, 31(1): 35-47.

⑤ Verheyen C, Göritz A S. Plain texts as an online mood-induction procedure[J]. *Social Psychology*, 2009, 40(1): 6-15.

⑥ Dionne S D, Jin A, Chen X, et al. Retrospective relatedness reconstruction: applications to adaptive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entiment [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12, 15(4): 114-118.

⑦ Agnieszka C, Hołyst J A. Modeling of internet influence on group emo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C*, 2012, 23 (03): 1250020-.